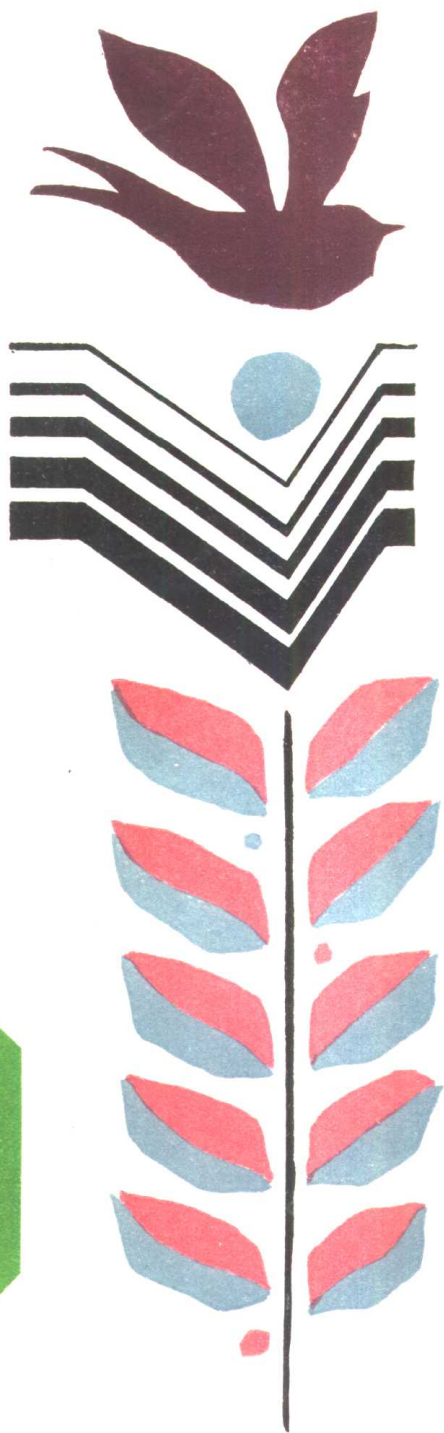


# 候鸟

刘富道著

昆仑文学丛书·昆仑出版社





2 034 3853 8

# 候 鸟

刘富道 著



昆仑文学丛书·昆仑出版社

· 昆仑文学丛书 ·

候 鸟

刘富道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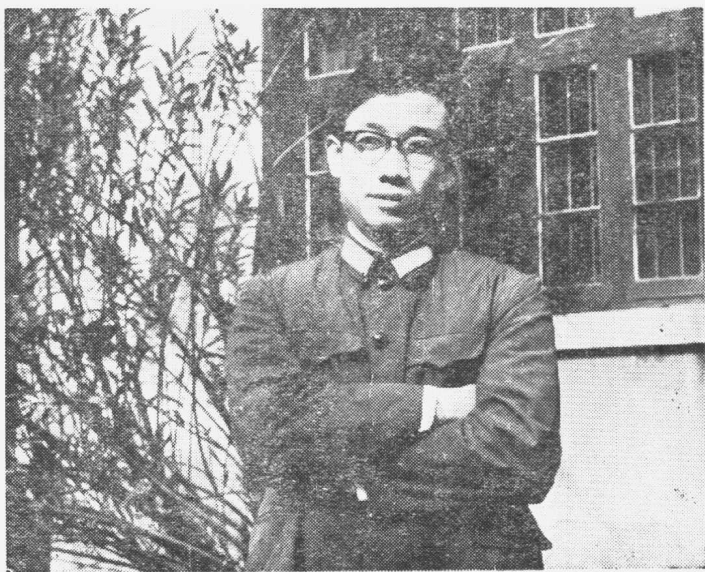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5·插页8·字数91,000

1985年11月第1版·198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1,800

书号10282.9 定价0.85元



没有偏爱，就没有创作个性。

刘富道

## 作者小传

刘富道，一九四〇年生，湖北省汉阳县人。一九五九年高中毕业，此后在武汉市郊当中小学教师。一九六二年入伍当上等兵，以后当过宣传、新闻、文化干事。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次年在文学讲习所修业。现为武汉军区专业创作员。

一九七一年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报告文学《打前站的人》，一九七二年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关键时刻》，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南湖月》。《眼镜》《南湖月》分别获得一九七八年、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直线加方块的韵律》获得一九八二年“五四”青年文学奖。

## 序

每个人都会有点他自我欣赏的东西，如果可以让他由着性子说出来，说了又不降低个人品质，不会受到非议，这样的话，我就说这个集子里的三个小说标题都是我得意的，常窃以为喜。

我把这一个中篇两个短篇结为一集，是因为它们有相似的情境，互为映衬，所写的不是一个候鸟，而是篇篇都有候鸟。以《候鸟》作书名，自然是得当的，又让我捡了个得意。

三篇小说的男主人公都是军人。军人的精神，在“用兵一时”之时，太容易被世人所理解了，在“养兵千日”之日就不尽然。其实一个军人旷日持久付出的代价更多，至少是他们恋爱的契机较少，局限性较大；正因为如此，构成了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奇光异彩。军人的生活受到直线加方块的几何学制约，但他们的感情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狭窄，敢说他们的感情，更浓缩，更精炼，库容量更大。居然有那么多美好的女性与军人结为配偶，所以我

要特别指出，我的这个集子也是献给这些美好女性的歌。

看过这几个小说的朋友们说，还是有我原来写的小说的那个味儿，那就是有生活的情趣。这是比较一致的意见。我写这些小说，作了一点新的尝试，叙事方式有所变换，但似乎没有减少可读性。唯有我乡下的伯父们说，没有先前写的小说好懂，我想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青年朋友来说是不存在的，我注意到他们照样是边读边有忍俊不禁的笑声，这笑声给我极大的慰藉。

一九八四年除夕于北京

## • 昆仑文学丛书 •

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昆仑文学丛书》，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，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、真理与正义，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，他们的爱或憎、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、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，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；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，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，绿树在这里成荫。

这套文学丛书选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，以及其它文学作品。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。从八三年开始，计划每年出一套，每套约十二本，每本十万字左右。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，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。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，是我们的向往。为了实现这个奢望，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，出版及时，印制精良。

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序.....        | ( 1 )   |
| 直线加方块的韵律..... | ( 1 )   |
| 候 鸟.....      | ( 22 )  |
| 布娃娃和不定性儿..... | ( 109 ) |
| 小说从这里诞生.....  | ( 139 ) |

## 直线加方块的韵律

日历的排列与人们的习惯意识是不同的，因此你很难说，星期日是一周的第一天还是第七天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他一周中有六天都过得紧张张张，充实中蕴藏着痛快。只有到了星期日，一周的开头或者结尾的这一天，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单身汉，成了光杆司令，成了左邻右舍同情（同情得近乎怜悯）的对象，他的生活就失去了重心，失去了平衡，失去了前六天的惯常节奏。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种出自于女性心肠的怜悯的干扰。

“团长，换了衣服，只管拿过来我洗。”

“团长，中午你就别上饭堂了，来我们家吃饺子。”

“团长，就在我们家随便吃点儿，我们吃啥你吃啥。”

“团长，哎……”

团长今天怎么啦，无家可归？就是说，上你们家随便吃点儿什么，都比上饭堂强？都比一手拿碗，一手拿盘子筷子，排队当单身汉强？

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动摇军心！

一到星期天，团长就得寻找避难所，躲过邻居大嫂们的纠缠。到办公室去。到连队去。要不，早中晚三顿饭，都不从宿舍门前铺设的砖块道上通过，而是出门照直走，左拐弯，目视前方，由菜地边的便道向饭堂挺进。他不想和那些怜悯的目光遭遇。他常常这么想，为什么要把团长安排在宿舍的最西头，而饭堂又恰好在宿舍的东南角，是因为一团之长最需要安静的住所吗？

团长今天不需要洗衣服，不需要吃饺子，也不需要你们吃啥我吃啥。团长今天需要上大街，他记不清什么时候上过大街。他还需要擦擦皮鞋。黑色的油膏挤在鞋头上，象一对蜷曲的蚯蚓。嚓嚓嚓，几刷子下去，蚯蚓不见了。他抓起布条，想再把鞋面打得亮些儿，“等等，停七到十分钟。这点生活常识你也不懂！”这是一个富有权威的声音，还在发生遥控的作用。是的，我懂了，油膏滋润皮革，需要一个吸收的过程。这是生活的常识，女人的科学。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弄懂，这个吸收过程为什么是七到十分钟呢，他不知道她是通过什么仪表测定的。我看有五分钟就足够了。有五分钟足够通一次电话。

“要司令部值班室……我是团长，”团长就是团长，摆在指挥员的位置是毫不含糊的，客客气气就意味着拖泥带水，“哪位？哦。你今天辛苦了。我到邮局去一趟，取一个包裹，十点半以后有事接我的宿舍。”

吸收过程也许根本不需要五分钟。谁的规矩？条令条

例上也没有这一条。为什么一定要听她的呢？他妈的——不，扯淡！五讲四美。净化语言。注意当代军人形象。取缔“他妈的”。团长投笔从戎的时候，知识分子气味挺浓，文绉绉的，脱离群众。他现在一身军人气质，是不是与学会一口一个“他妈的”有点儿什么关系呢？但“他妈的”并不是军事用语。然而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渣滓，却奇妙地表达各种复杂的情绪，诸如不满、抱怨以至愤怒，惊叹或者友好，以及思绪的断续，语气的转换和加强，而且还可以充当有声的标点符号。他常常在妻子（一位颇有教养的女性）面前，在丈母娘（一位爱挑剔的城市居民）面前“他妈的”，于是，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严厉的谴责。现在团长要带头取缔这个语言渣滓了。这给他带来不少麻烦，几乎憋得他不敢开口讲话，讲话也不如有“他妈的”时候那么感情丰富，就象没有语气词一样干巴巴的，他只好借助于“扯淡”来暂时顶替。

皮鞋打得锃亮了。去年休假，也是那个富有权威的声音，指示他把皮鞋打得锃亮的，不过那个吸收过程接近十分钟，而且不是脚下这双呆头呆脑的皮鞋，而且还同时给他准备了一套入时的便服，而且就在他风尘仆仆回到家门的当天下午，列车正点到达以后一小时零五分，就从头到脚焕然一新。傍晚，他就履行陪她上街的义务了。她仿佛要迫不及待地向全城市宣布，我也有男人，这就是我的男人。<sup>3</sup>让你们也瞧瞧吧，高高大大，白白胖胖。我们还年轻，还有资格拉着手，遛马路。马路，我们来啦！

扯淡！这次休假，一起耗了三天，他和她几乎闹得不欢而散，幸亏他的一套行头锁在箱子里，钥匙藏在枕头下。

团长不知不觉掏出了包裹单，那上面有他熟悉的、亲切的、娟秀的字迹。寄件人详细地址就是他的家，寄件人姓名那么好听，那么悦目，李雅妮——一个十足的女性化的名字，一点儿也不俗气，但可能发生雷同。包裹单揣得发皱了，收发员昨天明确告诉他，逾期领取就要加付保管费。而他一直想等等，看看来信怎么说。没有。就是没有信来。包内装有何物：茶叶。价值一栏填写的阿拉伯数字与他上次给她汇款的大写数字相等。相等就等于把你寄去的钱如数退还。还另付包裹费若干。包裹单没有汇款单上那种写简短附言的栏目，没有就没有呗，而在贴邮票处的一个方格内，却加上了“简短附言：×”的字样。一个大叉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密码，是暗号，还是谜语或小孩子脾气？你去猜吧。扰乱军心。有八个月没有来信了吧，自从休假回来，他就没有看到她一个字。现在回信了，信上只有一个“×”字，一个汉语词典上找不着的冰冷的毫无感情的字。一丝儿莫名的惆怅向团长袭来。

可是团长还要拿着这片纸，翻来覆去，不肯释手。他还想寻觅点儿什么，发现点儿什么。发现了，一个重大的发现，通常简称的包裹单，原来还有个生僻而又别致的全称，叫做国内包裹详情单。他过去不曾注意到。它的正反两面，从眉头到脚头，密密麻麻地设置了几十个栏目。包

括越俎代庖为你拟好了寄件人声明。本寄件人保证本包裹内不装有：爆炸性、毒性、易燃性、腐蚀性以及现行法令禁止邮寄的物品。不过声明下面并没有寄件人的签字。呃——既称详情单，是不是少了个由寄件人填写“为何寄此物”的位置？他此刻觉得有十分必要增添这一栏，而且明文规定凡隐瞒这方面的详情者，邮局有权拒绝收寄，特别对于女公民给男军人邮寄包裹，尤应从严掌握。不明不白地寄茶叶，多到四千克，太费解了。

“咣”的一声，门带上了。钟山牌暗锁当着团长的面，发出了清脆而可靠的弹蹦声：你放心走好了。

“我今天上大街，我不吃你们家的饺子，我要上邮局，用小收发员扯淡的话说，亲自取包裹，我还要亲自喝茶呢，四千克，喝到本世纪末。扯淡！”

他下意识地朝东扫了一眼，心里咕咕哧哧地说话，好象一束束怜悯的目光，又从一个个家门口放射过来。他艳羡了，他妒嫉了，他馋饺子了，又对饺子怀有敌意。

早晨的雾不仅没有消散，还变得浓重了。他抽动几下鼻息，让那些饱和着水分的冷凝的空气渗进肺腑，流进心间，驱逐心头的闷气。

雾霭笼罩下的营区，色调深沉，轮廓模模糊糊，寂静得仿佛还没有完全苏醒。没有“立正——向右看齐——向前看”，也没有“一二三四……”只有他擦得锃亮的皮鞋碰击坚硬的路面，发出节奏分明的“嘣——嚓，嘣——

嚓”声。这叫做训练有素。这叫做兵。

“你走得这快干啥事体，又不是请你带我出操。”

团长回过头，并没有人跟他说话。那是无线电（其实既无线又无电）的遥感。李雅妮同他一道走，老是跟不上趟，老是抱怨他逛马路也象出操，换身便装也脱不了一身兵气。

“看来从军人到老百姓，也得学。”他说。这不是谦虚。

军营里的线条都是直线型。直得单调。直得呆板。纵横的道路，笔直笔直，把营区分切成一个个方块，拐弯都是直角。道路两旁的扁柏篱笆阔阔气气的，一律修剪成一人多高，准确地说，高二点二五米。乔木成了枝蔓浓密的灌木丛。放眼望去，树冠水平，侧面齐刷刷的一堵墙，墙尖的棱角又构成两条平行伸展的直线。两条篱笆的另一侧，又是两条平行的直线，那是颇有地方特色的泡桐，高大挺拔，也是阔阔气气的。你怎么看吧，横看竖看都是直线。晾衣架拉成直线，晒鞋墩垒成直线，直线直线……营房，操场，球场，沙坑，又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方块。什么是军营，军营就是直线加方块。活生生的人排列成直线加方块，被子大衣排列起来也是有棱有角的直线加方块。画家说，画里有音乐感，有韵律。纸上能有声音吗？纸会唱歌吗？扯淡，为什么不能！团长置身于这个境界里，他感觉到了，直线加方块就是音乐感，就是韵律。

他给全团讲过一课。题目——军人的美学。讲直线加

方块，当代军人形象及其它。所谓其它，就是要与社会上非直线非方块的名堂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你别见笑。部队反映不错，这个牛皮还是可以吹的。

行进在井然有序的方块与方块之间，他的思想开了小差，一下子拉回到江南那个不大的古老而又繁华的城市。

“你喜爱什么？”一位年轻的姑娘这么问他。

“我喜爱直线加方块，最喜欢打仗。”

“战争贩子。”李雅妮那时有点儿调皮，还有点儿浪漫，那时还不懂得直线加方块。

“没有我们这么好的‘战争贩子’，你连三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都睡不安逸。”

那时的李雅妮喜爱听他讲战斗故事。

……部队啃了几天干粮，好容易缴获了一点点大米，看到大米就闻到大米饭香。下半夜里，我们在半山腰的堑壕里露营，实际上是让战士们打一个半小时的长盹，等待黎明时分出击。我自告奋勇给全排做顿大米干饭，排长看了我这个小新兵一眼，说：“吃大米干饭长大的，行。”他帮我挖好地灶，打盹儿去了。煮饭的锅子，是从敌人汽车上缴获的一只铁皮桶。大米没有淘洗。白天省下的水刚好够煮饭。山上山下都有哗哗的流水声，可不敢贸然取水，敌人火力封锁得十分严密。我烧火的技术不坏，看不到明火，炊烟通过几条地烟道消散。烧到五六分熟了，我看锅里（不，是桶里）水少了些儿，摸了两只水壶来。头一壶水不多，又倒第二壶，糟啦，一股汽油味，我想起



排在敌人汽车上灌过一壶汽油，是准备烧饭引火用的，可是已经整个儿倒进锅里了。

“那咋样办呢？”李雅妮急得直搓手。

你知道我这个高中生关于汽油的知识还是有的，全用上啦。汽油的比重比水小，汽油一定浮在水面上，我拿行军碗撇去上面的一层。汽油具有挥发性，我就多添柴，火燃旺些儿，加速挥发。

剩下的汽油可能不多了。汽油最大的特性不是可燃烧吗，我拿只火种在锅口上轻轻一扫。“烘——”窑壕内腾起一团火光。排长猛地翻过身来：“小江，火烧大了，注意。”话音没落地，对面山头嗒嗒嗒地响起一阵枪声。我慌忙用行军囊捂住锅口，火闭灭了。好家伙，差点儿没命啦。

小江没好意思再往下讲。

“那汽油煮的饭吃了么？”

李雅妮听得认真极了，她关心结局。

枪声停息了。天薄明了。开饭了。全排匀着每人盛小半碗，伤病员一人一满碗。大伙见米饭发黄，说可能是没淘洗的缘故。又哪来的怪味儿呢？我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向排长认了错。排长动员大家咬着牙，咽下去，吃饱了好出击。

这并不是真实的战斗故事，而是一次接近于实战的对抗性军事演习中的小插曲。

“不，你骗人，你骗人，你就会骗人家，这是打